

封神演义（中）

[明]许仲琳 编著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书名:封神演义(中)

作者:[明]许仲琳

出版社: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ISBN:L-0000-01455/124

出版日期:2004年8月

定价:6.00元

封神演义(二)

作者：陈仲琳

目 录

第叁十一回	闻太师驱兵追袭.....	3
第叁十二回	黄天化潼关会父.....	10
第叁十叁回	黄飞虎泗水大战.....	16
第叁十四回	飞虎归周见子牙.....	24
第叁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32
第叁十六回	张桂芳奉诏西征.....	39
第叁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昆仑.....	47
第叁十八回	四圣西岐会子牙.....	55
第叁十九回	姜子牙冰冻岐山.....	64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灵公.....	72
第四十一回	闻太师兵伐西岐.....	84
第四十二回	黄花山收邓辛张陶.....	92
第四十叁回	闻大师西岐大战.....	100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昆仑山.....	108
第四十五回	燃灯议破十绝阵.....	119
第四十六回	广成子破金光阵.....	128
第四十七回	公明辅佐闻太师.....	136
第四十八回	陆压献计射公明.....	145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红沙阵.....	154
第五十回	叁姑计摆天河阵.....	163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营破闻仲.....	171
第五十二回	绝龙岭闻仲归天.....	179
第五十叁回	邓九公奉敕西征.....	186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孙立功显耀.....	195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孙归服西岐.....	203
第五十六回	子牙设计收九公.....	209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苏护伐西岐.....	222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吕岳.....	232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将.....	242
第六十回	马元下山助段洪.....	251

第叁十一回

闻太师驱兵追袭

忠良去国运将灰，水旱频仍万姓灾；贤圣太师旋斗柄，奸谗妖孽丧盐梅。叁关漫道能留辔，四径纷纭唱草莱；空把追兵迷白日，彼苍定数莫相猜。

话说太师驱兵追赶出西门，一路上旗招展，镗鼓齐鸣，喊声大作不表。且说黄家子兄弟，过了孟津，渡了黄河行至浥池县。县中镇守主将张奎。黄飞虎知张奎利害，不敢穿城而走，从城外过了浥池，迳往临潼关来。家将徐徐行至白莺林，只听得後面喊声大作，滚滚尘起。飞虎回头一看，却是闻太师的旗号，隨後赶来，飞虎抚鞍叹曰：“闻太师兵来，如何抵敌？吾等束手待毙而已。”飞虎见叁子天祥年方七岁，飞虎暗暗嗟叹：“此子幼稚无知，你得何罪？也逢此难？”家将来报：“启千岁！左边有一枝人马到来。”飞虎看时，乃青龙关张桂方人马。又报：“佳梦关魔家四将，从右边杀来。”又见正中间临潼关总兵官张凤兵来。黄飞虎见四面人马俱来，思想不能逃脱，长吁一声，气冲霄汉。且说青峰山紫阳洞清处道德真君，因神仙犯了杀戒。玉虚正讲，待子牙封过神，方上昆仑，因此闲游五岳。一日往临潼关过，被武成王怒气，冲开真人足下祥光；真人拨开云彩，往下一观，原来是武成王有难。贫道不得护救，谁来救济？真人命黄巾力士：“将吾混元遮下，把黄家父子移到仪净山中去，待贫道退了朝歌人马，打发他出关。”黄巾力士领法旨，用混元一罩，将黄家父子尽移往深山去了，踪迹全无。且说闻太师大兵赶至中途，前哨报：“青龙关总兵官张桂芳听令。”太师传将：“令来。”桂芳行至军前，欠身躬候。太师问曰：“黄飞虎反出朝歌，必由此关隘，你可曾见否？”桂芳答曰：“未将不曾见。”太师曰：“速回，谨防关隘，不得迟误！”桂芳得令去讫。又报：“佳梦关魔家四将听令。”太师命：“令来。”四天王步至军前口称：“太师！未将甲冑在身，不能全礼。”太师道：“黄飞虎曾往佳梦关来否？”四将答曰：“不曾见。”太师传令：“速回佳梦关守御，协同捉贼。”四将得回去讫。又报：“临潼关守将张凤听令。”太师传命：“令来。”至骑前行礼，太师曰：“老将军！叛贼黄飞虎可曾往关上来否？”张凤欠身答曰：“不曾见。”闻太师令：“回兵用心防守。”张凤得令去讫。且说太师坐在骑上暗思：“俱道飞虎既出西门，过孟津，为何不见叁处人马撞来，俱言不曾见？异哉异哉。也罢，待吾将入骑扎住在此，看他往那里去？”且说清虚道德真君在云里，看闻太师驻兵不动。真君曰：“若不把闻仲兵退回去，黄飞虎怎麼出得五关？”真人随将葫芦盖去了，倒出神砂一捏，望东南上一，洗去先天一气，炉中炼就玄功。少时间闻太师军政官来报：“启太师！武成王领家将，倒杀往朝歌去了。”太师闻报，传令：“回兵。”慌忙赶杀，连奔浥池。一路上果见前边一夥人簇拥飞走，太师催动叁军，赶过了孟津，按下不表。且说真君在云里，命黄巾力士，把混元移到大道，黄家父子见弟，在马上如醉方醒，如梦方觉，个个马上揉眉擦眼。定睛看时，四路人马去得影迹无踪，黄明叹曰：“吉人自有天相。”飞虎忙问：“众弟兄！方人马俱不知往那里去了？乘此时速行，过临潼关方好。”众将听令，速策马前行。来至临潼关见一枝人马扎住团营，阻住去路。黄飞虎令军辆暂停，正要上前打听，只听得炮

声响处，呐喊摇旗，飞虎坐在五色神牛上，只见总兵张凤全装甲冑，八札九吞，怎见得？

凤翅盔压黄金重，柳叶甲挂红袍控；束腰八宝紫金镶，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鞭如豹尾，百炼起寒云迸；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临崖常取胜。大红上树威名，坐镇临潼将张凤。

话说张凤听报黄飞虎领众已至关前，张凤上马，来到军前大呼曰：“黄飞虎出来答话！”武成王飞虎至营前欠身口称：“老叔！小侄乃是难臣，不能全礼。”张凤曰：“黄飞虎你的父与我一拜之交，你乃纣王之股肱，况是国戚，为何造反？辱没祖宗，今汝父任总帅大权，汝居王位。岂为一妇人而负君德？今日反叛，如鼠投陷阱，无有升腾，即老拙闻知，亦惭愧无地，真是可惜。听我老拙之言，早下坐骑，受缚解朝歌，百官有本，当殿与你分个清浊，辨其罪戾，庶几纣王姑念国戚，将往日功劳。赎今日之罪，保全一家性命。如迷而不悟，悔之晚矣！”黄飞虎曰：“老叔在上，小侄为人，老叔尽知。纣不荒淫酒色，听奸退贤，颠倒朝政，人民思乱久矣！况君欺臣妻，逆礼悖伦，杀妻灭义，我兵平东海，立大功二百馀场。定天下，安社，沥披肝？治诸侯，练士卒，神劳形瘁，有所不恤。今天下太平，不念功臣，反行不道，而欲臣下倾心难矣！望老叔开天地之心，发慈悲之德，放小侄出关，投其明主。久後结草衔环，补报不迟，不识尊叔意下何如？”张凤大怒道：“好逆贼！耙出此污之言？欺吾老迈。”手起一刀砍来。黄飞虎将手中架住：“老叔息怒，我与老叔皆是一样臣子，倘老叔被屈，必定也投他处，总是一般。从来有言：『君不正，臣投外国。』理之当然。老叔何苦认真，不行方便？”张凤大喝曰：“好反贼焉敢巧舌！”一刀劈来，飞虎大怒，纵骑挺，牛马相交，刀并举。战叁十回合，张凤力怯，拨马便走，飞虎逞势赶来，张凤闻脑後铃响，料飞虎赶来。鸟翅环挂下刀，揭开战袍，取百炼，紫绒绳理得停当，发手打来，怎见得好？

圆的好，冰盘大，碗口小，神见愁，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真稀少。顺手轻持百炼，暗带随身人不晓；大将逢着命难逃，撞着人亡并马倒。

话说张凤回马一打来，黄飞虎见相迎，用宝剑望上一掠，将绳截为两节，收了张凤百炼。张凤败进帅府，黄飞虎也不追赶，命家将将车辆围绕营中，就草茵而坐，与众弟兄商议出关之策。且说张凤败进关，坐在殿，自思：“黄飞虎勇冠叁军，吾老迈安能取胜？倘然走了，吾又得罪於天子。”叫：“萧银在那里？”萧银上殿见张凤曰：“末将听令。”张凤曰：“黄飞虎力敌万夫，又收吾百炼，似不可以力敌。你可黄昏时候，传长箭手叁千，至二更时分，悄至敌营，听梆子响，一齐发箭，射死反贼，将首级献上朝歌请功，方保无虞。”萧银出府，乃自忖曰：“黄将军昔在都城，我在他麾下，荷蒙提携奖荐，升用将职，未曾以不肖相看。今点临潼副将，我岂敢忘恩？忍令恩主一门反遭横祸，我心安忍？”萧银随改束，暗出行营，黑地潜行，来至黄飞虎营前问曰：“可有人麽？”巡营军曰：“你是何人？”萧银答曰：“我原是老爷门下萧银，特来报机密重情。”巡营军急进营报知，飞虎命：“速令进见。”萧银黑地参见下拜曰：“末将乃旧门下萧银，蒙老爷点发临潼关。今日张凤密令末将二更时，带领攒箭手，射死老爷满门，将首级献上朝歌请功。末将自思背恩欺心，有伤天道，故此改先来报知。”飞虎听毕大惊曰：“多感将军盛德，不然黄门老少死於非命，实系再生之恩，何时能报。为今之计，事属燃眉，将军何以救我？”萧银曰：“大王速上马，领车辆杀出临潼关。末将开关等候，事不宜迟，恐机泄有误。”

飞虎等急忙上骑，各持兵器，喊声杀来，势如猛虎。时方初更，未及二鼓，士卒皆未有备，萧银开了门锁，黄家众将一拥杀出关门去了。且说张凤正坐厅上，忽报黄飞虎将兵闯关杀出去了。张凤厉声叫苦曰：“是我用错了人。萧银乃黄飞虎旧将，今日串同黄飞虎，斩关落锁而去，情殊可恨。”张凤急上马提刀，来赶飞虎，不防萧银乘马隐在关傍，听得马铃响处，料是张凤赶来。不期果然张凤走马出关门，萧银一戟刺张凤於马下。有诗为证：

“凛凛英才汉，堂堂忠义隆；只因飞虎皮，听令发千弓。知恩行大义，落锁放雕笼；戟刺张凤死，辅佐出临潼。”

话说萧银杀了张凤，走马赶来，大叫：“黄老爷慢行！末将萧银已刺死了张凤，大王前途保重，末将如今将临潼扎板下了，命兵卒将土壅塞，恐有追兵赶来；再去了扎板，可以羁迟时候。及至来时，大王去之已远，此一别又不知何日再睹尊颜？”飞虎称谢曰：“今日之恩，不知甚日能报？”彼此各分路而行。后来萧银要会在十绝阵内，此是后话不表。且说黄飞虎离有临潼八十馀里，行至潼关。潼关守将陈桐。有探马报到：“黄飞虎同家将至关，札住了行营。”陈桐笑曰：“黄飞虎你指望成汤王位，坐守千年，一般也有今日。”传令将人马排开阵势，但阻咽喉。”陈桐全身披挂，结束整齐，打点擒拿飞虎。且说黄飞虎扎住行营，问，“守关主将何人？”周纪曰：“乃是陈桐。”黄飞虎半向不言，长吁曰：“昔陈桐在我麾下，有律犯吾军令，该枭首级，众将告免。后来准立功赎罪，今调任在此，与吾有隙，必报昔日之恨，如何处治？”正沉思间，只听外边呐喊之声甚急。飞虎上了神牛，提至营前，只见陈桐耀武扬威，用戟指曰：“黄将军请了！你昔享王爵，今日为何私自出关？吾奉太师将令，久候多时。乞早下马，解送朝歌，免生他说。”飞虎曰：“陈将军错矣！盈虚消息，乃世间常事，昔日你在吾麾下，我一片诚心，待如手足。后汝犯罪，是你自取，吾亦听人而免你之罪，立功有赎。我亦不为无恩，今当面辱我，莫非报昔日之恨么？快放马来，你叁合赢得我，便下马受缚。”言罢摇直取，陈桐将画戟相迎，二骑相交，双兵共举，一场大战。只杀的：

四下阴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闪得亮如银，画戟摇摆动。挑前心两肋，戟刺眼角眉丛；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关摇动。

话说二将拨马，往来冲突二十回合：陈桐非飞虎敌手，料不能胜，掩一戟拨马就走。飞虎怒气冲天，大喝一声，誓拿此贼，以泄吾恨，望前赶来。陈桐闻脑后鸾铃向处，料是飞虎赶来，树下画戟，取火龙标拿在手中。此标乃异人授，出手生烟，百发百中，一标打来，飞虎叫声：“不好！”躲不及，一标在肋下打来。可怜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

标发飞烟，光华似异珍；逢将穿心过，中马倒埃尘。安邦无价宝，治国正乾坤；今日伤飞虎，万死落沉沦。黄飞虎被火龙标打下五色神牛，黄明、周纪见主帅落骑，催马向前大喝曰：“勿伤吾主，待吾来也！”两骑马两柄斧飞来直取，陈桐将画戟急架相迎，飞彪将飞虎救回时，已是死了。二将战陈桐，恨不能将陈桐碎万段。陈桐掩一戟就走，二将为飞虎报讎，催马赶来，陈桐又发标打来，把周纪一标打落马下。陈桐勒回马欲取首级，早被黄明马到，力战陈桐。陈桐见已胜二人，便回军掌鼓进营去了。且说飞彪把飞虎骸救回，叁子见父死大哭。黄明将周纪也停在荒郊草地，众家将无不伤感。众将见

死了二人，心下无谋，前无所往，退无所归，羊触藩篱，进退两离。正在慌乱之间不表。话说青峰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在碧云床运元神，忽心下一惊，道人袖里捏指一算，早知黄飞虎有厄。道人忙命：“白云童儿！请你师兄来。”白云童儿即时请出一位道童，生的身高九尺，面似羊脂，眼光暴露，虎形暴眼，头挽抓髻，腰束麻□（左“糸”右“条”），脚登草履，至云榻前下拜，口称：“师父！唤弟子那里使用？”真君曰：“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一道。”黄天化答曰：“师父！弟子父亲是谁？”真君曰：“你父乃武成王黄飞虎是也。今在潼关被火龙标打死，着你下山，一则救父，二则你父子相逢；久後仕周，共扶王业。”天化听罢问曰：“弟子因何到此。”真君曰：“那一年我往昆仑山来，脚踏祥云，被你顶上杀气冲入云霄，阻我云路。我看时你二岁，见你相貌清奇，後有大贵，故此带你上山，今已十叁载。你父亲今日有离，该我救他，我故教你前去。”真君先把花篮儿与天化拿下，又将一口剑付与，吩咐速去救父。天化方欲问故，真君曰：“若会陈桐，须得如此如此，方可保你父出潼关。不许同往西岐，可速回来，终有日相会。”天化领师父严命，叩头下山。出了紫阳洞，捏了一撮土，望空中一撒，驾土遁往潼关来；迅速如风，父子相逢，潼关大战。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叁十二回

黄天化潼关会父

五道玄功妙莫量，随风化气涉苍茫；须臾历遍阎浮世，顷刻遨游泰岳邙。救父岂辞劳与苦，诛讐不怕虎和狼；潼关父子相逢日，尽是岐周美栋梁。

话说黄天化借土遁，倏至潼关，落下尘埃，时方五更。只见一族人马围绕，一盏灯高挑空中。又听得悲悲切切哭泣之声。天化走至一簇人前，黑影内，有人问曰：“你是何人，来此探听军情？”天化答曰：“贫道乃青峰山紫阳洞气士是也。知你大王有难，特来相救，快去速报。”家将闻言，报知二爷，飞彪急出营门，灯下观看，见一道童着实齐整，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顶上抓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左“系”右“条”）叩结按雕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背悬宝剑青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

话说黄飞彪出来迎请道童，一见举止色相，恍如飞虎，飞彪忙请里面相见。那道童进得营中，与众将相见毕，飞彪问曰：“道者此来，若救得家兄，实是再生父亲。”道童曰：“大王在那里？”飞彪引道童来看；走至後营，见飞虎卧在毡毯上，以面朝天，形如白纸，闭目无言。黄天化看见，点头暗暗叹曰：“父亲！你名在何方，利在何处，身居王位，一品当朝，为甚来由，这等狼狈？”天化见还有一个睡在旁边，天化问曰：“那一位是谁？”飞彪曰：“是吾结义兄弟，也被陈桐飞标打死的。”天化命：“涧下取水来。”不一时水到，随向花篮中取出药，用水研开；把剑撬开上下牙关，灌入口内，送入中黄，走叁关透四肢，须臾转入万千门窍。又用药搽在伤眼上，有一个时辰。只见飞虎大叫一声：“疼杀吾也！”睁开双目，只见一个道童坐在草茵之上，飞虎曰，“莫非冥中相会，如何有此仙童？”飞彪曰：“若非道者，长兄不能回生。”飞虎听罢，随起拜谢曰：“飞虎何幸，今得道长怜悯，垂救回生。”黄天化垂泪，跪在地上曰：“父亲！吾非别人，是你叁岁儿，在後花园不见的黄天化。”飞虎与众人听罢惊呀曰：“原来是天化孩儿，前来救我。不觉又是十有叁年。”飞虎问天化曰：“我儿你在那座名山学道。”天化泣而言曰：“孩儿在青峰山紫阳洞，吾师是清虚道德真君，见孩儿有出家之分，把我带上高山，不觉十有叁载。今见叁个兄弟，又见叁位叔叔。”周纪也救得返本還元，一家相聚。天化前後一看，却不见母亲贾氏。天化原是神圣，性如烈火，一时面发通红，向前对飞虎曰：“父亲你好狠心！”把牙一咬。飞虎曰：“我儿今日相逢，何故突出此言？”天化曰：“父亲既反朝歌，兄弟却都带来，独不见吾母亲何也？他是女流，倘被朝廷拿问，露面抛头，武成王体面何在？”飞虎闻说，顿足流涕曰：“我儿言之痛心，你父亲为何事而反？为你母亲元旦朝贺苏后，因君欺臣妻，你母亲誓守贞洁，受辱自坠摘星楼而死。你姑姑为你母亲直谏被纣王下楼来，跌得粉骨碎身，俱死非命，今苦不胜言。”天化听罢，大叫一声，气死在地。慌坏众人，急救苏醒时，天化满眼垂泪、哭得如醉如痴，大叫曰：“父亲！孩儿也不去青峰山上学道，且杀到朝歌，为母亲报仇。”咬牙切齿，正哭间，报：“陈桐在外请战。”飞虎听罢，面如土色。天化见父亲慌张，忙止泪答曰：“父亲出去，有孩儿在此不妨。”

飞虎只得上了五色神牛，全装铠甲，出营来叫曰：“陈桐还吾夜来一标之仇！”陈桐见飞虎宛然无恙，心下大疑，又不敢问，只得大叫曰：“反臣慢来！”飞虎曰：“匹夫一你飞标打我，岂知天下不绝吾。”纵牛摇，直取陈桐。陈桐将戟急架相还，二骑相交，大战十五回合。陈桐拨马便走，飞虎不赶。天化叫曰：“父亲赶这匹夫！有儿在此何惧之有？”飞虎只得赶将下来，陈桐见飞虎追赶，发标打来，天化暗将花篮对着火龙标，那标尽投花篮内收将去了。陈桐见收了火龙标，大怒勒回马，复来战飞虎。後一人大叫曰：“陈桐匹夫！我来了！”陈桐见一道童助战。“呀！原来是你收我神标，破吾道术，怎肯干休？”纵马摇戟，挑天化，天化忙将背上宝剑执在手中，照陈桐只一指，只见剑尖上一道星光，有盏口大小，飞至陈桐面上，陈桐已落於马下。有诗单道宝剑好处：

“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变化无形真妙用，要知能杀亦能生。”

话说天化此剑，乃清虚道德真君镇山之宝，名曰：“莫邪宝剑。”光华闪出，人头即落，故陈桐逢此剑自绝。陈桐已死，黄明、周纪众将呐喊一声，斩拴落锁，杀散军兵，出了潼关。黄天化辞父归山，拜曰：“父亲同兄弟慢行，前途保重！”飞虎曰：“我儿你为何不与我同行？”天化曰：“师命不敢有违，必欲回山。”飞虎不忍别子，叹曰：“相逢何太迟，别离须恁早，此别何时再会？”天化曰：“不久往西岐相会。”父子兄弟洒泪而别。不说天化回山，且说黄家父子离了潼关八十馀里，行至穿云关不远。穿云关守将，乃陈桐的兄陈梧守把。败军先已报知，陈梧听得飞虎杀了兄弟，急得叁尸神爆燥，七窍内生烟，欲点兵聚将，发兵为弟报仇。内班中一人言曰：“主将不可造次！黄飞虎乃勇冠叁军，周纪等乃熊黑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拒强。二爷勇猛，况已枉死，以愚意观之，当以智擒。君要力战，恐不能取胜，倘有不测。”陈梧听偏将贺申之言乃曰：“贺将军言虽有理，计将安出？”贺申曰：“须得如此如此，不用张弓只箭，可绝黄氏一门也？”陈梧大喜，依计而行。传令：“如黄飞虎到关，须当速报。”不一时探事马报到：“黄家人马来了！”陈梧传令：“掌金鼓，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黄爷。”只见飞虎坐在骑上，见陈梧同众将身不披甲，手不执戈，迎来；马上欠身，口称：“大王！”飞虎亦欠身言曰：“难臣黄飞虎，罪犯朝廷，被厄出关，今蒙将军以客礼相待，感德如山。昨又为令弟所阻，故有杀伤，将军若念飞虎受屈，此一去倘得好处，决不敢有忘大恩也。”陈梧在马上答曰：“陈梧知大王数世忠良，赤心报国；今乃是君负於臣，何罪之有？吾弟陈桐不知分量，抗拒行军，不识天时，理当诛戮，未将令设有一饭，请大王暂停銮舆，少纳来将虔意，则陈梧不胜幸甚。”黄明马上叹曰：“一母之子，有贤愚之分；一树之□（草字头，下“果”），有酸甜之别。似这等观之，陈将军胜其弟多矣。”黄家众将听得陈梧之言，一齐下马。陈梧亦下马，请黄大王入帅府，众人相谦，至殿行礼，依次而坐，陈梧传令摆上饭来，飞虎谢曰：“难臣蒙将军盛赐，何以克当？此恩此德，不知何日能报万一耳。”众将用饭罢，飞虎起身谢曰：“梧将军若发好生恻隐之心，敢烦开关以度蚁命，他日衔环，决不有负！”陈梧带笑欠身而言曰：“未将知大王必往西岐，以投明主；他日若有会期，再图报效。今具有水酒一杯，莫负未将芹敬，大王勿疑，并无他意。”黄飞虎曰：“将军雅爱，念吾俱是武臣，被屈离逃，贤明自是见亮，既陈将军设有盛筵，总不敢辞。”陈梧忙传令摆设酒席，奏乐宾客交欢。不觉日已西沉，黄飞虎出席告辞：“承蒙雅爱，恩同泰山。难臣若有寸进，决不忘今日之德。”陈梧曰：“大王放心！未将知大王一路行来，未安枕席；鞍马困倦，

天色已暗，草榻一宵，明日早行，料无他事。”飞虎自思：“虽是好意，但此处非可宿之地。”又见黄明道：“长兄！陈将军既有高情，明日去也无妨？”黄飞虎只得强应承。陈梧大喜，梧曰：“末将当得再陪几杯，恐大王连日困劳，不得安寝，大王且请暂歇，末将告退。明日再为劝酬。”飞虎深谢，送陈梧出府，命家将把车辆推进府廊下，堆垛起来。家将掌上画烛，众人安歇去讫。都是一路上辛苦，跋涉勤劳，一个个倒头即睡，鼻息之声如雷。黄飞虎坐卧不宁，思前想后，兜底上心，长吁一声，叹曰：“天□（左“口”右“下”）！我黄氏一门，七世商臣，岂知今日如此而做叛亡之客。我一点忠心，惟天可表，只是昏君欺灭臣妻，殊为痛恨，死吾妹，切骨伤心。老天呵！若是武王肯容纳我等借兵，定伐无道。”飞虎把牙一咬，作诗云：

“七世忠良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五关有路真颠厄，二战无君岂妄为。飞鸟失林家已破，依人得意念先疑；老夫若遂平生志，共入朝歌血战时。”

话说黄飞虎作诗已毕，听得谯楼一鼓，独坐无聊，不觉又是二更催来，飞虎思想王府华丽，玩设书堂，锦堆绣阁，何等富贵？岂知今日置身无地，又听叁更鼓打。飞虎曰：“我今日怎的睡不着。”心下一急，急了一身汗出；忽听丹墀下一阵风响，怎见得？

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窗太不情；送出白云飞去杳，翦残黄叶落来轻。催花送两晚来急，起人愁思恨难平；猛添无限伤心泪，滴向阶前作雨声。

话说黄飞虎坐在衙中，叁更时候，只听得一阵风响，从丹墀下直旋到殿东来。飞虎见了，毛骨耸然，惊得冷汗一身。那旋风开处，见一只手伸出来，把烛光灭了。听的有声叫曰：“将军！妾身并非妖魔，乃是你元配妻贾氏。相随至此，你眼前大灾到了。目下烈焰来侵，快叫叔叔起来。将军好生看我叁个无娘孩儿！速起来！我去矣！”飞虎猛然惊醒，那灯光依旧复明。飞虎拍案大叫：“快起来！”只见黄明、周纪等，正在浓睡之间，听得喊声，慌忙爬起问道：“长兄为何大叫？”飞虎把灭灯与贾氏之言，说了一遍。飞彪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黄明走至大门前开门，其门倒锁。黄明说：“不好了！”龙环、吴谦用斧劈开，只见府前堆积柴薪，浑似蓬薪厂，龙环、周纪急唤众人，将草辆推出，众将上马，出得府门。只见陈梧领众将持火把蜂拥而来，却来迟些儿。大抵天意，岂是人为。探马报请陈梧曰：“黄家众将出了府门，车辆在外。”陈梧大怒，叫众将曰：“来迟了！快纵马上前！”黄飞虎曰：“陈梧你昨日交情，成为流水，我与你何怨何仇，行此不仁！”陈梧知计已破，大骂曰：“反贼！实指望斩草除根，绝你黄氏一脉。孰知你狡猾之徒，豫欲逃走，虽然如此，谅你也难出地网天罗。”纵马摇，来取黄明。黄明将斧迎面交还，夜里交兵，两家混战。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举也来战陈梧。陈梧督众奋勇交战。黄飞虎战不数合，大吼一声，穿心过把陈梧挑於马下。大杀一阵，只杀得关内儿郎叫苦，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彼时斩关落锁，杀出穿云关，天色已明，打点往界牌关来。黄明在马上曰：“再也不杀了。”前关乃是太老爷镇守的，此系自家人，忙催车辆。紧行有八十馀里，看看行至离关不远。却说界牌关黄滚，乃是黄飞虎父亲，镇守此关。闻报长子飞虎反了朝歌，一路上杀了守关总兵，黄滚心下懊恼，探事军报来：“大老爷，同二爷叁爷来了！”黄滚紧传令：“把人马叁千而成阵势，将囚车十辆，把这反贼缚拿，解送朝歌。”不知黄家虎将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叁十叁回

黄飞虎泗水大战

百难千灾苦不禁，奸臣贼子枉痴心；漫夸幻术能多获，不道邪谋可易侵。余化图功成画饼，韩荣封拜有参差；然天意安排定，说到封神泪满襟。

话说黄滚布开人马，等候儿子来。只见黄明、周纪远远望见一枝人马摆开，黄明对龙环曰：“老爷布开人马，又见阶车，这光景不是好消息。”龙环道：“且见了老爷，看他怎说？再做处治。”数骑向前，飞虎在鞍□（左“革”右“乔”）欠身，口称：“父亲！不孝男飞虎不能全礼。”黄滚曰：“你是何人？”飞虎答曰：“我是父亲长子黄飞虎。为何反问？”黄滚大喝一声：“我家受天子七世恩荣，为商汤之股肱，忠孝贤良者有，叛逆佞奸者无。况我黄门无犯法之男，无再嫁之女。你今为一妇人，而背君亲之大恩，弃七代之簪纓；绝腰间之宝玉；失人伦之大礼；忘国家之遗荫，背主求荣，无端造反。杀朝廷命官，闯天子关隘，乘机抢掳，百姓遭殃。辱祖宗於九泉，愧父亲於人世，你再有何颜见我？”飞虎被父亲一片言语，说得默默无语。黄滚又曰：“畜生你可做忠臣孝子？”飞虎曰：“父亲此言怎麽说？”滚曰：“你要做忠臣孝子，早早下骑，为父的把你解往朝歌，使我黄滚解子有功，天子必不害我，我得生至，你死还是商臣；为父还有肖子。畜生！你忠孝还得两全。你不做忠臣孝子，既已反了朝歌，目中已无天子，自是不忠，你再使开长，把我刺於马下，料你必投西土，任你纵横，使我眼不见，耳不闻，我也甘心。你可乐意？庶几不遗我老年，披枷带锁，死於□（上“草”字头，中“高”，下“木”）街，使人指曰此某人之父，因子造反，而致罹於此地。”飞虎听罢，在神牛上大叫曰：“老爷不必罪我，请老爷解往朝歌去罢！”方欲下骑，傍有黄明在马上大叫曰：“长兄不可下骑！纣王无道，乃失政之君，不以吾等尽忠辅国为念。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既以不正，乱伦反常，臣又何必听其驱使？我等出五关，受了多少艰难。十死一生，今听老将军一篇言语，就死於马下无益。可怜惨死沉冤，不能表白於天下。”飞虎听得此言有理，在牛上低首不语。黄滚大骂：“黄明！你们这夥逆贼，吾子料无反心，是你们这样无父无君，不仁不义，少叁纲，绝五伦的匹夫，唆使他做出这等事来。在吾面前，尚且教吾子不要下骑，这不是你等撮弄他？气杀老夫！”纵马抡刀，来取黄明。黄明急用斧袈开，曰：“老将军你听我讲，黄飞虎等是你的儿子，黄天禄等是你的孙子，我等不是你的子孙，怎把囚车来拿我等？老将军你差了念头，自古道虎毒不食儿，如今朝廷失政，大变人伦，各处反乱，刀兵四起，天降不祥，祸乱已现。今老将军媳妇被君欺辱，亲女被君死，不思为一家骨肉报仇，反解儿子往朝歌受戮？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黄滚大怒道：“反贼巧言舌辩，气杀我也。”把刀望黄明劈来，黄明架刀，大叫：“黄老爷！你天晴不肯去，只待雨淋头。你做一世大帅，不识时务，只管把刀来劈。你全不想吾手中斧无眉少目，万有一失，把老将军一生英名，置於乌有，小侄怎敢？”黄滚大怒，纵马舞刀飞来直取。周纪曰：“老将军今日得罪也罢，忍不住了！”黄明、周纪、龙环、吴谦四将，把黄滚围裹垓心，斧战交加，奔腾战马。黄飞虎在旁，见

四将把父亲围住，面上甚有怒色。沈思曰：“这匹夫可恶，我在此尚把老爷欺侮。”只见黄明大笑曰：“长兄！我等将老爷围住，你们不快快出关，还要等请？”飞虎同飞彪、飞豹、天禄、天爵、天祥，一齐冲出关去。黄滚见儿子撞出关去，气冲肺腑，跌下马来，随欲拔剑自刎。黄明下马一把抱住，口称：“老爷何必如此？”黄滚醒回，睁目大骂：“无知强盗！你把我逆子放走了，还在此支吾？”黄明曰：“末将一言难尽，真是有冤无伸，我受你儿子的气，已是无限了。他要反商，几番苦谏，动不动就要杀我四人。我则没奈何，共议：只到界牌关见了黄将军，设法拿解朝歌，洗我四人一身之冤。末将以目送情，老将军只管说闲话不听，末将犹恐泄了机会，反为不美。”黄滚曰：“据你怎麼讲？”黄明曰：“老将军快上马出关，赶飞虎，只说黄明劝我虎毒不食儿，你们都回来了；同你往西岐去投见武王何如？”黄滚笑曰：“这畜生好言语反诱我。”黄明曰：“终不然当真去，此是嗔他进关。老将军在府内设酒饭与他吃，我四人打点绳索挠钩。老将军击钟为号，吾等一齐下手，把你叁子叁孙，俱拿入陷车，解往朝歌。只望老将军天恩救我四条金带，感德不浅。”黄滚听罢叹曰：“黄将军你原来是个好人。”黄滚忙上马赶上关来，大呼曰：“我儿！黄明劝我，着实有理。我也自思，不若同你往西岐去罢。”飞虎自忖：“父亲为何有此言语？”飞豹曰：“还是黄明的圈套，我等速回，听其指挥，以便行事。须进关入府，拜见父亲。”黄滚曰：“一路鞍马，快收拾酒饭你吃了，同往西岐去便了。”且说两边忙排酒食上来，黄滚相陪，饮了四五杯酒，见黄明站在旁边，黄滚把金钟击了数下，黄明听见，只当不知？且说龙环对黄明说：“如今怎样了？”黄明曰：“你二人将老将军资蓄打点上车，收拾乾净，你一把火烧起粮草堆来，我们一齐上马，老将军必定问我，我自有话回他。”二人去讫。黄滚见黄明听钟响，不见动手，叫到旁来问曰：“方钟响，你怎的不动手？”黄明曰：“老将军！刀斧手不齐，怎麼动得手？倘被知觉走了，反为不美。”且说龙环、吴谦二将，把黄老将军家私，都打点上车，就放一把火烧将起来，两边来报：“粮草堆火起。”众人齐上马出关，黄滚叫苦，我中了这夥强盗的计了。黄明曰：“老将军实对你讲，纣王无道，武王乃仁明圣德之音，我们此去，借兵报讎，你去就去，你不去，便是催督不完。烧了仓厂，已绝粮草。到了朝歌，难逃一死，总不如一同归武王，此为上策。”黄滚沉吟长吁曰：“臣非纵子不忠，奈众口难调，老臣七世忠良，今为叛亡之士。”望朝歌拜了八拜，将五十六个帅印，挂在银安殿。老将军点兵叁千，共家将等人合有四千馀人，救灭火光，离了界牌关。有诗为证：

“黄明周纪显奇才，设计施谋出界牌；谁知汜水关难过，怎脱天罗地网灾。余化通玄多奥妙，法施异宝捉将来；不是哪吒相接引，焉得君臣破鹿台。”

话说黄滚同众人并马而行，黄滚曰：“黄明！我儿你为吾子不是为他，是害了我一门忠义。界牌关外，虽然即是西岐，那个不妨，则此八十里至汜水关，守关者，乃是韩荣麾下一将余化。此人乃左道之士，人称他七首将军。此人道法通玄，旗开拱手，马到成功。坐下火眼金睛兽，用方天戟。我们一到，料是个个被擒，决难逃脱。我若解你往朝歌去，尚留我老身一命，今日一同至此，真是荆山失火，玉石俱焚。此正天数难逃，吾命所该。又见七岁孙儿在马上啼哭，又添惨切。”不觉失声叹曰：“我等遭此纆，你得何罪於天地，也逢此诛身之厄。”黄滚一路上不绝口叹息。不觉行至汜水关，安下人马，扎了辕门。却说韩荣探马报到：“黄滚同武成王反出界牌关，其至关前扎营。”韩荣听罢，

低首自思：“黄老将军，你官居总帅，位极人臣，为何纵子反商，不谙事体，其实可笑。”命左右：“擂鼓聚将。”并听用诸军参谒毕，韩荣曰：“黄滚纵子造反，其至此地，须商议仔细酌量。”众将领命，韩荣调人马阻塞咽喉，按下不表。且说黄滚坐在帐里，看看两边子孙，点首曰：“今日齐齐整整，两傍侍立，明日不知先少谁人？”众人听着，各有不忿之意。且说次日余化领命，布开人马，到军前搦战。营门官报入，黄滚问：“你们谁去走走？”只见黄飞虎曰：“孩儿前去。”上了五色神牛，提到手，催骑向前，见一将生的怪形容，怎见得？

脸似涂金须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带束宝珮玲珑。授玄功无比赛，人称七首是飞熊；翠蓝上书名字，余化先行手到功。

话说余化一马向前，此人自不曾会武成王，见来将仪容异相，五络长髯，飘扬脑后，丹凤眼，卧蚕眉，提金钺，提芦，坐五色神牛。余化问曰：“来者何人？”武成王答曰：“吾乃武成王黄飞虎是也。今纣王失政，弃纣归周，汝乃何人？”余化答曰：“末将未会大王尊颜；大王乃成汤社稷之臣，若论满朝富贵，尽出黄门，何事不足而作反叛之人？”飞虎曰：“将军之言虽是，各有衷怀，一言难尽。即以君臣之道而论，古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普天下尽知纣王无道，羞於为臣。今又乱伦败德，污纪纲；残贼仁义，不恤士民。天下诸侯皆知有岐周矣！叁分天下，周土已得二分。可见天命所归，岂是人力？吾今止借此关一往，望将军容纳，不才感德无涯。”余化叹曰：“大王此言差矣！末将把守关隘，以尽臣节，大王不反，末将自当远迎。大王今系叛亡，末将与大王成为敌国，岂肯放大王出关之理！大王难道此理也不知？我劝大王请速下战骑，俟末将关主解往朝歌，请旨定夺。百官自有本章保奏，念大王平日之功，以赦叛王之罪，或未可知。若想善出此关，大王乃缘木求鱼，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飞虎曰：“五关已出有四，岂在汝这汜水关，敢出言无状，放马来与你见个雄雄！”飞虎举直取，余化画戟相迎。二兽相交，戟并举，一场大战。

二将阵前势无比，立见输赢定生死；狡狴摆尾斗麒麟，却似苍龙搅海水。长荡荡蟒翻身，摆动金钱豹子尾；将军恶战不寻常，不至败亡心不止。

话说武成王展放钢，使得性发，似一条银蟒，裹住余化。只杀的他马仰人翻，余化掩一戟就走。飞虎赶来追至两箭之地，余化挂住画戟，揭起战袍，囊中取出一，名曰：『戮魂。』此物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左道旁门之术。望空中一举，数道黑气，把飞虎罩住，平空□（左提“手”右“零”）去了。望辕门下，众士卒将武成王拿了。余化掌得胜鼓回府。旗门小校飞报守将韩荣。曰：“余将军今日已捉反臣黄飞虎听令。”韩荣传令：“推来。”众士卒将飞虎推至檐前，飞虎立而不跪。荣曰：“朝廷何事亏你，一旦造反？”飞虎笑曰：“似足下坐守关隘，自谓威武，不过狐假虎威，借天子之威福，以弹压此一方耳。岂知朝政得失，祸乱之由，君臣乖违之故，我今既被你所获，无非一死而已，何必多言？”韩荣曰：“吾既守此关隘，擒拿叛逆，不过尽吾职守，吾亦不与你辩。且送图圈监候，俟党尽获起解。”且说黄滚在营中闻报，说：“飞虎被擒。”黄滚叹曰：“畜生你不听为父之言，可惜这场宝劳落在韩荣手里。”一宿已过，次日来报：“余化请战！”黄滚问：“何人出去？”黄明、周纪曰：“末将愿往。”二将上马提斧，出营大呼曰：“余化匹夫！擒吾长兄，此恨怎消？”纵马舞斧来取，余化画戟急架相迎。叁骑相交，戟并举，一场大战。

叁将昂昂杀气高，征云霭霭透青霄；英雄踊跃多威武，俊杰胸襟胆量豪。逆理莫思封神福，顺时应自得金鳌；从来理数皆如此，莫用心机空自劳。

话说叁将交锋，未及叁十回合，余化拨马便走。二将赶来，余化依旧将戮魂举起，如前将二将拿去见韩荣。韩荣吩咐发下监禁不表。且言探马报入中营：“启元帅！二将被擒。”黄滚低首不言。又报：“余化请战！”黄滚又问：“谁出马？”黄飞彪、飞豹曰：“孩儿愿为长兄报讎。”二将上马提出营，骂曰：“余化匹夫！以妖法擒吾弟兄！”二人拨马来取，叁将又战二十回合。余化拨马败走，飞豹二将亦赶下来，余化也如前法，又把二将拿去见韩荣，也是送下图圉监候。黄滚闻二子又被擒去，心下十分懊恼。次日又报：“余化请战！”黄滚问曰：“谁再去迎敌？”帐下龙环、吴谦曰：“终不然，畏彼妖法便罢，吾二人愿往。”二将上马提戟出营，见余化气冲牛斗，厉声大叫：“匹夫！将左道之术擒吾长兄，与贼势不两立。”叁马交还，战二十回合，余化依旧败走，二将赶来，亦被余化拿去见韩荣，依旧发下图圉。余化连胜四阵，捉七员将官。韩荣设酒与余化贺功不表。

话说黄滚中军见两边诸将被擒，又见叁个孙儿站立在傍，心下十分不忍，点头落泪：“我儿你年不过十叁四岁，为何也遭此厄？”又报：“余化请战。”只见次孙欠身曰：“小孙愿为父叔报讎。”黄滚吩咐曰：“是必小心。”黄天禄上马提，出营见余化曰：“匹夫赶尽杀绝，但不知你可有造化，受其功禄？”纵马摇直取，余化急架忙迎，二马相交戟并举。黄天禄年纪虽幼，原是将门之子，传授精妙，法如神。不分起倒，一勇而进，正是初生之犊猛於虎，後人看至此，有诗赞曰：

“乾坤真个少，盖世果然稀；老君炉里，曾敲十万八千。磨塌泰山昆仑顶，战乾黄河九曲溪；上阵不粘尘世界，回来一阵血腥飞。”

话说黄天禄使开，如翻江怪兽，势不可当。天禄见战不下余化，在马上卖一个名解。唤做：『丹凤入昆仑。』一正刺中余化左腿。余化负痛，落荒便走，天禄不知好歹，赶下阵来。余化虽败，此术尚存，依旧举，如前把黄天禄拿去见韩荣，也发下图圉监候。黄飞虎屡见将他黄门人拿来，心上甚是懊恼，忽见次子天禄又拿到，飞虎不觉流泪满面。可怜正是父子关心，骨肉情切。且不说他父子悲咽，有话难言。再表黄滚闻报次孙被擒，心中甚是凄惋，想一想无策可施，如今只存公孙叁人，料难出他地网天罗。往前不得出关，去後一无退步，黄滚把案一拍：“罢！罢！罢！”忙传令：“命家将等共叁千人马。你们把车辆上金珠细软之物，献於韩荣，买条生路，放你们出关，我公孙料不能俱生。”众家将跪而告曰：“老爷且省愁闷，吉人自有天相，何必如此？”黄滚曰：“余化乃左道妖人，皆系幻术，我何能抵当？若被他擒获，反把我平昔英名，一旦化为乌有。”人见二孙在旁涕泣，黄滚亦泣曰：“我儿不知你也可有造化，我替你哀告韩荣，不知他可肯饶你二人。”黄滚把头上盔除下，卸去腰间玉带，解甲宽袍，身着缟素，领着二孙，竟往韩荣帅府门前来。众将见是黄元帅亲自如此，俱不敢言语。黄滚至府前对门官曰：“烦你通报韩总兵，只说黄滚求见。”军政官报与韩荣。韩荣曰：“你来也无用了。”忙令军卒分排两旁，众将分开左右，韩荣出仪门至大门口，只见黄滚缟素跪下，後跪黄天爵、天祥。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叁十四回

飞虎归周见子牙

左道旁门乱似麻，只见昏主信奸邪；贪淫不避彝伦序，乱政谁知国事差。将相自应归圣主，韩荣何故阻行车；中途得遇灵珠子，砖打伤残枉怨嗟。

话说黄滚膝行军前请罪，见韩荣口称：“犯官黄滚特来叩见总兵。”韩荣忙答礼曰：“老将军！此事皆系国家重务，亦非末将敢於自专。今老将军如此，有何见谕？”黄滚曰：“黄门犯法，理当正罪，原无可辞。但有一事，情在可矜之例，倘望总兵法外施仁，开此一线生路，则愚父子虽死於九泉，感德无涯矣。”韩荣曰：“何事吩咐，末将愿闻。”黄滚曰：“子累父死，滚不敢怨，奈何黄门七世忠良，未尝有替臣节。今日不幸遭此劫运，使我子孙一概屠戮，情实可悯。不得已，肘膝求见总兵，可念无知稚子，罪在可宥，乞总兵放此七成孙儿出关，存得黄门一脉。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韩荣曰：“老将军此言差矣！荣居此地，自有当官职守，岂得循私而忘君哉？老将军权居元首，职冠百僚，满门富贵，尽受国恩，不思报本，纵子反商，罪在不赦，髫龄无留；一门犯法，毫不容私，解进朝歌，朝廷自有公论，清白毕竟有分。那名正言顺，谁敢不服？今老将军欲我将黄天祥放出关隘，吾便与反叛通同，欺侮朝廷，法纪何在？吾反为老将军受过矣。这个决不敢从命。”黄滚曰：“总兵在上，黄氏犯法，一门眷属颇多，料一婴儿，有何妨碍？纵然释放，能成何事？这个情分也做得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将军何苦执一，而不开一线之方便也？况我黄门功积如山，一旦如此，古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人生岂能保得百年需无事？况我一家俱系含冤屈，又非大奸不道，安心叛逆者比。望将军怜念，放出吾孙；生当衔环，死当结草，决不敢有负将军之大德矣。”韩荣曰：“老将军你要天祥出关，末将除非也作叛亡之人，随你往西岐，这件事方做得。”黄滚叁番五次，见韩荣执法不允，黄滚大怒，对二孙曰：“吾居元帅之位，反去下气求人，既总兵不肯容情，吾公孙愿投陷阱，何惧之有？”随往韩荣帅府，自投囹圄。来至监中，黄飞虎忽见父亲同二子齐到，放声大哭：“岂料今日如老爷之言，使不肖子为万世大逆之人也。”黄滚曰：“事已至此，悔之无益。当初原教你饶我一命，你不肯饶我，又何必怨尤？”不说黄滚父子在囹圄悲泣。且表韩荣既得了黄家父子功勋，又收拾黄家货财珍宝等项，众官设酒与总兵贺功。大吹大擂，乐奏笙簧，众官歌饮，韩荣正饮酒中间，乃商议：“解官点谁？”余化曰：“元帅要解黄家父子，末将自去，方保无虞。”韩荣笑曰：“必须先行一往，吾心力安。”当晚酒散。次日点人马叁千，把黄姓犯官，共计十一员，解送朝歌。众官都与余化饯别。饮罢酒一声炮响，起兵往前进发。人行十里至界牌关，黄滚在陷车中，看见帅府厅堂依旧，谁知今作犯官。睹物伤情，不由泪落。关内军民一齐来看，无不叹息流涕，不说黄家父子在路。且言乾元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闲坐碧游床，正运元神，忽心血来潮，看官但凡神仙，烦恼、嗔怒、爱欲，叁事永忘。其心如石，再不动摇。心血来潮者，心中忽动耳。真人袖里一掏，早知此事：“呀！原来黄家父子有厄，贫道理当救之。”唤：“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金霞童儿至桃源，见哪吒使。金霞童儿曰：“师父

有请？”哪吒收，来至碧游床下，倒身下拜：“弟子哪吒，不知师父唤弟子有何使用？”真人曰：“黄飞虎父子有难，你下山救他一番，送出汜水关，你可速回，不得有误。久後你与他一殿之臣。”哪吒原是好动的，心中大悦，慌忙收拾，打点下山。脚登风火二轮，提火尖，离了乾元山，望穿云关来，好快，怎见得？有诗为证：

“脚登风轮起在空，乾元道术妙无穷；周游天下如风响，忽见川云眼角中。”

话说哪吒登风火二轮，霎时至穿云关，落下来在一山冈上。看一回不见动静，站立多时；只见那壁厢一枝人马，旗招展，剑戟森严而来。哪吒想：“平白地，怎样杀将起来？必定寻他一个不是处，方可动手。”哪吒一时想来，作个歌儿来：

“吾当生长不记年，只怕师尊不怕天；昨日老君从此过，也须送我一金砖。”

哪吒歌罢，脚登风火二轮，立於咽喉之径；有探事马汇报於余化：“启老爷！有一人立车上作歌。”余化传令扎了营，催火眼金睛兽，出营观看。见哪吒立於风火轮上，怎见得？有诗为证：

“异宝灵珠落在尘，陈塘关内脱真神；九湾河下诛李良，怒发抽了小龙筋。宝德门前敖光服，二上乾元现化身；叁追李靖方认父，授火尖一根。顶上揪巾光灿烂，水合袍束虎龙文；金砖到处无遮挡，乾坤圈配混天绦。西岐屡战成功绩，方保周朝八百春；东进五关为前部，展旗开回绝伦。莲花化身无坏体，八臂哪吒到处闻。”

话说余化问曰：“登风火轮者，乃何人？”哪吒答曰：“吾久居此地，如有过往之人，不论官员皇帝，都要些买路钱。你如今往那里去？可速送上买路钱，让你可赶路！”余化大笑曰：“吾乃汜水关总兵韩荣前部将余化。今解反臣黄飞虎等官员，往朝歌请功，你好大胆敢阻路径！作甚歌儿！可速退去，饶你性命。”哪吒曰：“你原来是捉将有功的，今往此处过也罢，只送我十块金砖，放你过去。”余化大怒，催开火眼金睛兽，摇方天画戟飞来直取。哪吒手中急架相还，二将交加，一场大战，往来冲突；一个是七孤星英雄猛虎，一个是莲花化身的抖擞精神。哪吒乃仙传妙法，比众大不相同，把余化杀的力尽筋酥，掩一戟扬长败走。哪吒曰：“吾来了！”往前正赶，余化回头见哪吒赶来，挂下方天戟，取出戮魂来，如前来拿哪吒。哪吒一见笑曰：“此物是戮魂，何足为奇！”哪吒见数道黑气奔来，哪吒只用手一招，便自接住，往豹皮囊中一塞，大叫曰：“有多少一搭儿放将来罢？”余化见破了宝物，拨回走兽来战。哪吒想奉师命下山，来救黄家父子，恐余化泄了机，杀了黄家父子，反为不美。左手提挡架方天戟，右手取金砖一块，丢在空中喝声：“疾！”只见五彩瑞临天地暗，乾元山上宝生光。那砖落将下来，把余化顶门上打了一砖。打的俯伏鞍□（左“革”右“乔”）窍中喷血，倒拖画戟败走。哪吒赶了一程，自想：“吾奉师命，来救黄家父子，若贪追袭，可不误了大事？”随登转双轮；祭一块金砖，打得众兵星散云飞，瓦解冰消，各顾性命奔走。哪吒只见陷车中垢面蓬头，厉声大叫曰：“谁是黄将军。”飞虎曰：“登轮者是谁？”哪吒答曰：“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姓李双名哪吒，知将军今有小厄，命吾下山相援。”武成王大喜。哪吒将金砖打开陷车，放出众将。飞虎倒身拜谢。哪吒曰：“列位将军慢行，我如今先与你把汜水关取了，等将军们出关。”众人再叁称谢曰：“多感盛德，立救残喘。”各人都将器械执在手中，切齿咬牙，怒冲牛斗，隨後而行。且说余化败回汜水关来，火眼金睛兽日行千里，穿云关至汜水关百六十里，韩荣在府内正与众将官饮酒作贺，欢心悦意，谈讲黄家事体。忽